



大美山河 李昊天 摄

> 故里

清欢是乡愁

□ 寸三妹

年过不惑,故乡鹤庆日渐在我心上生了根。每当我顺着梦境走近她,试图用一双粗糙的手触摸她沧桑的容颜,向她打听一些曾经发生在一个叫大漾村的村子里的事情,打听一群曾经生活和劳作在大漾村中的人时,她就突然因为我记忆的中断而消失了。

每一次梦醒之后,我总会望着空洞的夜空失落好一阵,总会不厌其烦地向家人反复提及这件事,以此来减轻自己的不快,耐心等到下一场梦以同样的形式来临,又以同样的形式结束,留给我无尽的惆怅和茫然。由此循环往复,我的乡愁便已堆积如山。

很久以后,为我治愈乡愁的是我的高中美术老师张敏刚所创作的关于故乡鹤庆的油画。定格在画面中的土山、人家、池塘、小桥、溪流、枯草、豆麦、油菜花、棠梨花……还有那一条条引得游子们日夜思归的长长的道路,那承载着祖先们风雨人生和诗意灵魂的田地,那背着风霜用力生活和尽情欢悦的乡亲……囊括了我对童年的许多回忆和想象。每靠近张老师笔下的一幅画,我都会闭眼良久,只用心去感受童年时代的山乡旧路、林风日照以及干净至纯的阳光雨露、白族小调……这些都是我一直热爱着、期盼着的人生路上不可清零的风景。

感谢张老师用画笔和色彩把一个个重塑的故乡送到我面前,把一段段记忆的碎片重新拼凑在一起,让我找回了失踪多年的岁月和逝去多年的人。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独自走入画面,延续那些被中断了的梦境,沿着熟悉的道路,回到最初的故乡:我走在周围垂满了杨柳的小学校园附近,几个男孩骑着自行车经过我身旁,有微微飞起的尘土落在我的白色书包上;我靠在陈旧的院墙下听祖母讲她的昭通老家的故事,等候辛勤劳作的母亲割草回来;我和同学坐在被风抚摸过的石头上说说笑笑,吃着

杏子、李子和覆盆子,直到黄昏才依依不舍地道别回家;我跑进一个干净整洁、花香扑鼻的院落,向正在弯腰劈柴的同学父母询问同学的去处,知道她去了亲戚家,整个周末都不会回来后失望地离开;我借着清风细雨隐入后院池塘边一个又一个棠梨花和桑葚果所营造的世界,做着诗画一般恬静的梦,直到姐姐们发现我,叫醒我,带着我踏上割草的道路,那里豆麦青青,笑语盈盈,那里离家很远,离尘世很远;我穿着姐姐们亲手织就的毛线褂子,吃着她们亲手做的粑粑,上面涂满了香喷喷的猪肝鲞,突然泪流满面,又幸福满满……

若不是梦中人突然隐去,若不是新的一天重新到来,我可能还会继续在画中畅游,在回忆中沉迷。过去我不懂“清欢”的含义,现在轻易就懂了。于现在的我而言,能解乡愁的地方就有清欢,清欢它不在别处,就在那些美好的记忆里,那些给我美好记忆的人群中。

昨夜我再次顺着张老师绘制的“鹤庆乡脉”,背着白色书包跑过一望无际的田地,在漾弓江边和久别的乡亲们相遇。他们有的扛着锄头,有的推着稻穗,有的立着说话……一个已经逝去很久的亲人喊住我:“阿三妹!”

“哦!你回来了!”

“你哪天考大学啊?”

这一问惊醒了我。当时我竟不知从哪一问开始,我只觉得即将长久离开故乡的日子就很近,很近了。我竟然带着洒脱的语气回答他:“快了!很快!”不承想醒转即是天涯,长大后的生活阻挠了回家的道路。幸好还有张老师的画笔一直在遥远的地方,为我画着一条隐藏在暗夜里的回家的路……此情此景我亦情不自禁咏出一首小诗,以示我对张老师所有画作的一点感怀:

龙潭草海玉烟飞,

原是他将画笔挥。

小院花开催旧路,

棠梨煮雪几时归?

> 万物

茼蒿之味

□ 马庆民

春分过后,天气渐暖,野菜开始肆意生长,人们的餐桌上也变得热闹起来,散发着春天的清香。

昨天,母亲特意录了小视频,向我炫耀起她的菜地,口口声声夸赞着那一畦畦青青的茼蒿。看着视频,我仿佛置身绿油油的菜地,整个人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

母亲口中的茼蒿,其实就是大伙常说的香菜,也称胡荽,因为它起源于地中海地区,历史记载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在中国久有种植历史。《齐民要术》卷三专有一节:“胡荽宜黑软青沙良地,三遍熟耕。树荫下,得;禾豆处,亦得。春种者用秋耕地。开春冻解地起有润泽时,急接泽种之。”详细讲述了如何在春季栽种胡荽。

在我们老家为何又叫“茼蒿”,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春天的青菜里,它是最嫩的,最鲜的,也是最香的。

但事实上并非人人都能接受茼蒿的香。对于这一青菜物种,向来分为两派阵营,泾渭分明。喜欢的人爱得要命,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蔬菜的香味能与之相比,如王世襄老先生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锦灰堆》里写道:“香菜也须在农贸市场选购,细而长的不如短而茁的好。做一盘炒鳝糊,如果胡椒粉、香菜不合格,未免大煞风景了。”显然,他对茼蒿是情有独钟的。

而另一位美食大家梁实秋,更是爱得要命,他在《雅舍谈吃》中说盐腌肚儿是他的最爱,其做法:不勾芡粉,但必须要加一些茼蒿梗、葱花,才能清清爽爽;又在《白肉》一篇中讲:“吃白肉下饭,须佐一碟茼蒿末……”可见,梁先生嗜茼蒿如命,顿顿离不开。

可是不喜欢茼蒿的人却对它恨得要

死。不管是在家,还是下馆子,定要刻意嘱咐一句,不要放茼蒿!在他们看来,这几片叶子,有着“离经叛道”的气味,能将整顿饭毁掉。清代美食大咖袁枚,将日常所食所闻整理成一册《随园食单》传世,成为近现代饮食界的“武林秘籍”。整整一部食单,涉猎广深,然无一提及茼蒿,尤其在茼蒿应该出现的场合,也多以葱、蒜、椒等替代,很显然,袁枚是讨厌茼蒿之人!

最懂人间烟火气的汪曾祺老爷子,更是对茼蒿避之不及,曾明确表态:“不喜欢吃茼蒿,以为有臭虫味。”可见汪老对茼蒿,似乎有“咬牙切齿”的恨。

然而,尽管有人爱,有人恨,但作为一种酒家饭馆、市井坊间常用的提味蔬菜,绝大多数时候,茼蒿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一盆牛肉火锅,一碗肉丝面,一盘凉拌菜……撒些茼蒿、葱花上去,其独有的气场,桀骜不驯的冲劲,红和绿的绝妙搭配,不仅能锦上添花,也能让人满口生津,齿颊留香。

老家吃茼蒿则更简单,薅一把回来,用水洗干净,切碎,配上香椿芽,放进一个鲜辣椒,加少许的盐、香油、味精,用筷子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就着馒头,再配上一碗玉米粥,甭提多美了。

我喜欢吃茼蒿,做菜出锅时必不可少地要放一些。它除了带给我味觉上的享受外,医用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本草纲目》里称,“茼蒿性味辛温香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又称可开胃消郁还可止痛解毒,是对视觉和味觉的升华,简直妙不可言。

茼蒿虽不是餐桌上的主角,但它却成就着一道道美味佳肴。不张扬不妖艳,随遇而安,甘愿当配角,用它明媚而生动的味道,让平淡变得鲜活起来……

> 天伦

雨天的童趣

□ 夏诗怡

今天的雨,来得太突然,像冰雹一样“噼噼啪啪”地砸了下来。

看着窗外的雨,我不得抱怨起来:“这样的雨天最烦人了,湿哒哒的,感觉浑身都提不起劲。”雨越下越大,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撑起伞冲进了人群中。

“到玄武门这边的红绿灯了!”一个稚嫩又带着些许兴奋的声音传来,我回过头一看,一位满脸慈爱的母亲拍了拍后座的孩子,笑着说道:“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又被你猜对了!”“那当然咯,马上要到家啦!”孩童清脆的声音伴随着笑声,从雨衣下传来。原来,躲在雨衣下的他,正在和妈妈玩“猜猜到哪里了”的游戏。

孩子银铃般的笑声,带着我的思绪飘回了童年时代。那时候的雨天,妈妈接我放学时,也是担心我淋到雨,每次都千叮万嘱咐,让我一定要在雨衣里躲好。可是躲在雨衣里看不到路,小小的我觉得太无聊了,总想着做点什么来打发这段时光。

后来,我就根据车子拐弯、停车、路边的声音等线索,一边猜测车子开到哪里了,一边找妈妈求证。有时风太大,听不到妈妈的声音,我就悄悄掀开一个角,看看有没有猜对。如果猜对了,就乐得哈哈大笑。春去秋来,从家到学校这条短短15

分钟的路,虽然平常,却带给了我无数美好的回忆。

“妈妈,你下班了吗?我已经穿戴整齐,迫不及待等你带我去踩水坑啦!”儿子的电话将我从回忆中拉回到现实,他兴冲冲地在电话那头喊着。“快到家啦!”我无奈地笑了笑,还没说完儿子立刻开心地大喊起来:“好耶,那我在小东门等你!”

远远地,我看到穿着一身鲜黄雨衣的他,已经在小东门旁边的水坑里玩了起来,仿佛一只久旱逢雨的小鸭子。或直接往水坑中间一跳,随着四溅的水花拍手称快;或一个箭步跨上前,在水坑里快速地跑来跑去;或趁着四周没人的时候,伸出脚“扫射”,一下子将水甩出去。

一看到我,他便热情地招呼道:“妈妈,一起来玩呀!来比赛,看看谁踩的声音响!”刚说完,只见他高高跳起,重重落下,我俩立刻就被水花包围了。他“啪嗒,啪嗒”地跳着,轻快而有节奏的声音逐渐感染了我。伴随着淅沥的雨声和呼呼的风声,还有他那清脆悦耳的欢笑声,他说:“妈妈,我真希望每天都下雨!”

他天真的笑脸,又勾起了我那躲在雨衣里最温柔的记忆。我用力踩了下水坑,笑着说:“是啊,我也喜欢下雨!下雨天好玩的可多着呢!下次我带你玩其他的!”